

冬去，春来。  
春，何时来临？  
春，仍在很远的地方。

GUANG  
BUZHIANG

「下卷」

风弄  
作品

不自赏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 HUA ZHOU WEN YI CHUBAN SHE

孤芳  
不自赏

风弄作品  
「下卷」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## 卷一十三

### 第四卷

# 红颜魂破

死，他无颜央求她的原谅；  
生，他无颜索取她的尸骨。  
他倾心相求的绝代佳人，  
被他亲手葬送。

## 第三十一章



云常。

何侠挺身屹立于桌前，安然镇定地将手上刚刚送到的军报随意放在桌上，转视他的娇妻。

“公主不必担心。东林连年征战，兵力已有损耗，我云常却恰恰相反，养精蓄锐多时。”笃定地，何侠淡淡一笑。

耀天公主雍容地安坐在椅上，凝视她久别的夫婿。脸庞俊美如初，气度从容如初，所不同的，是眉间多了一点不易察觉的满足。

“真要开战？当初驸马要求组成云常北漠联军时，也曾说了，这只是逼敌屈服，制造有利于我云常的形势，点到即止，不必与敌方大军正面冲突。”

何侠仔细观察耀天公主的脸色，柔声问：“公主害怕吗？”

耀天公主幽幽叹道：“楚北捷是有名的将领，东林兵力也不弱，如今东林大军数日内就将集结在我云常边境上，敌人来势汹汹，我怎能不惧？还有一点不得不虑，北漠王虽是云常盟友，但万一他不顾信义，趁我们对付东林无暇顾及南方边境时忽然出兵攻击我们呢？”

“让公主忧愁，是何侠的过错。”何侠上前，居高临下，爱怜地摩挲娇妻的脸庞，用极有磁性的声音低声道，“请公主将所有的忧愁都交给本驸马吧。何侠保证，绝不让公主受一点委屈。”

沉甸甸的风冠端正地戴在头上，阻碍了耀天公主上挑的目光。她仰起脖子，深深看入何侠眼底，眸中波光灿然，甜笑道：“有驸马在，我又怎会有忧虑？”徐徐低头，却忽然被何侠指尖一挑，勾住尖尖的下巴。身不由己地，又一点点随着有力的指尖抬起头来，唇上热度骤升，何侠飒爽的气息，温和地蔓延进唇齿之间。

轻吻，一丝一丝加剧。

耀天公主被他吻得娇喘连连，脸红过耳，好不容易被何侠松开了，心仍急跳得似要跳出胸膛。举手整理被弄乱的鬓发，远远对镜瞅了一眼，连耳廓都是通红的，

又娇又嗔地横何侠一眼，轻声道：“驸马真是的，这是王宫，又不是驸马府。若是侍女们看见了，让我怎么见人？”

何侠爽朗大笑：“公主恕罪。离开云常多日，何侠时刻思念公主，实在情难自禁。”压低声音问，“公主今晚凤驾是否会到驸马府？东林大军正在集结，本驸马过几日就要赶赴边境应付楚北捷。这仗不知要打多久，也不知多久才会回来见公主。”

耀天公主被他的热风吹得耳朵痒痒，心脏一阵乱跳，低声道：“驸马不累吗？昨天深夜才回都城，今日又一早进宫，肯定没有睡好。”

两人独处的屋内旖旎之气正浓，珠帘后忽然传来轻微的脚步声。

人影在帘后缓缓靠近，停住，绿衣恭敬的声音传来：“启禀公主，丞相大人求见。”

“请他进来。”耀天公主吩咐了一声，转头瞅着何侠，笑容似蜜般在精心修饰的眉上化开，又责怪道，“都是驸马不好，害我的脸红成这样，待会儿让丞相看见了可怎么办？”

“看了就看了。丞相也是过来人，难道会不明白夫妻之间的事？”何侠温和地笑起来，又凑过去，压低声问，“公主还没有回答本驸马，今夜是否会去驸马府呢。”

“你这个人啊……”

“相思之苦嘛。”

如此潇洒的男人，一旦无赖起来，只会让女人手足无措。

耀天公主又好气又好笑，抿唇道：“驸马刚回来，我就迫不及待驾临驸马府，臣子知道了会怎么想？耀天是女子呢。看来……还是要早点帮驸马找两个貌美的贴身侍女才行。”狡黠的眼珠，瞥了何侠一眼。

何侠不动声色，仍笑着追问：“今夜，就在驸马府的后院里备酒和点心，如何？”

耀天公主忍着笑，横他一眼，伸出纤纤玉手，在他肩上轻推一把，催道：“将军们都等着向驸马禀报军情呢，驸马快去吧。小心丞相进来碰着了，又向驸马唠唠叨叨地进言。”

何侠别有风情地在她腮上轻轻拧了一记，退后一步，敛了玩笑之态，行礼唱喏：“公主金安！”

掀开丁零作响的珠帘，正巧看见贵常青从走廊处转弯过来。

“驸马爷。”

“丞相大人。”

礼貌地微一点头，两人错身而过。贵常青转身凝视何侠充满自信和气势的背影，沉默片刻，才转入内室的珠帘后，向耀天公主问安。

“不要多礼了，丞相请坐。”

绿衣送上专为贵常青准备的浓茶。贵常青接了，啜了一口，抬头打量耀天公主脸上掩饰不住的欣喜甜蜜之色，开口笑道：“怪不得臣子们都说，只看公主的精神气色，就能知道驸马爷是否在都城之内啊。”

贵常青为相多年，看着耀天公主长大，犹如父亲一般。耀天公主被他一笑，轻声嗔道：“丞相怎么也来开耀天的玩笑？”

贵常青慈爱地看她两眼，收敛了笑容，换了另一种严肃的语气，沉声问：“公主和驸马爷说过了吗？”

一听此言，耀天公主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。

“问了。”她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蹙眉道，“他对于东林的重兵威胁毫不在意，一点也没有将白娉婷交出去，以停熄战火的意思。”

“公主，若真与东林交锋，对手又是楚北捷，纵使是驸马爷亲自领兵，也会是两败俱伤的局面啊。对我云常没有丝毫益处。”

“我有何办法？”耀天公主蹙眉道，“方才谈论东林方面的军事，驸马连白娉婷的名字都没提，可见他绝不打算和楚北捷谈和。”

贵常青不言，用碗盖拨着茶水面，细看茶碗里圈圈涟漪，让耀天公主注视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多时，才双手将茶碗在桌上端正放了，语重心长道：“公主采纳驸马之计，不惜派出大军，冒险逼近东林边境，是为了让楚北捷因为白娉婷而与东林王室决裂。”顿了顿，目视耀天公主。

耀天公主道：“请丞相说下去。”

“以楚北捷不顾大局，贸然集兵进攻云常的行为来看，他和东林王族再不会同心同德，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，白娉婷的价值也已经丧失。驸马爷留着白娉婷，有害无益。”

“丞相的意思……”

“公主不但有远虑，也要小心近忧啊。”贵常青刚直的眸子看向耀天公主，沉声道，“驸马爷现在将白娉婷安置在驸马府中。臣听说，驸马爷吩咐下去，除了不能让她擅自离开外，待她的礼数有如府邸主母。”

耀天公主凤冠坠饰微晃了晃，避过贵常青的目光，沉吟不语。

半晌，耀天公主才淡然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遣退贵常青，绿衣上来禀报：“午膳已经备好。”

“我不饿，叫他们拿走。”

耀天公主将绿衣在内的一干侍女遣走，一人静静坐在室内，低头思索。珠帘被风撩着，上面各色宝石闪烁着璀璨的光，偶尔碰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

耀天公主举手，自行将头上的凤冠取下，拿在手中仔细瞅了一眼，放在桌上，

又将头上其余的几件发饰一一取下，乌黑的长发倾泻下来，披在肩上，瞧了瞧镜中，脸蛋变得尖了点，更显娇丽。

对着镜，耐心地翘起嘴角，换了几种笑容，都极好看。耀天公主敛了笑，随手将镜子覆在桌上，唤道：“绿衣！”

绿衣从廊上赶过来：“奴婢在，公主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我要沐浴。”

“是，奴婢这就去吩咐准备。”

耀天公主柔和的声音中带着淡淡的笃定，从帘后传出来：“水里撒点雪山上采来的七香花瓣。”

“是。”绿衣应了一声。

耀天公主似乎又想起一事，问：“我上月生日时，厚城吏官献上的胭脂，叫什么？”

“回公主，叫芳酿。是用一种极难得的花儿的花瓣制的，涂在脸上又细又匀，听厚城吏官说，擦了那个，可以让肌肤嫩得像初生的婴儿一样呢。”

耀天公主似在仔细听着，“嗯”了一声，吩咐：“沐浴后，把那芳酿取过来让我试试。”

“是，公主。”

吩咐够了，绿衣自去准备一干事宜。

耀天公主从椅上站起来，低头凝视身上姹紫嫣红的公主长裙。这是云常第一流的裁缝为她度身做的，上面的花卉鸟兽让几十名宫内最好的绣工忙了整整一月。

宽袖长摆，银紫流苏直坠到脚边，气度雍容，贵不可言。

耀天公主乌黑的眸中，闪烁一丝期待和骄傲。

当世两位名将，小敬安王和镇北王，总被世人摆在同一个天平上比较。

自己是堂堂云常公主，已是何侠的妻。

那夺了楚北捷的心的白娉婷，又是怎样一副模样呢？

白娉婷此刻的模样，醉菊看得最清楚。

两人空手而来，替换衣服也只有两件，一路颠簸，又累又脏。一到驸马府，仿佛早准备好似的，日常使用的东西，不用吩咐，都出现在最顺手的地方。

桌上，是娉婷的铜镜和在王府里使惯了的玉梳。大衣橱里，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，都是娉婷喜欢的颜色，尺寸大小分毫不差。

门内有几案，上有一张千金难求的古琴，旁边放着一个玛瑙缸子，里面放满了五彩的小鹅卵石，骤然看去，差点以为是满缸子宝石。

屋内熏着香，暖意丝丝，却一点也不闷。

窗台上的花瓶里斜插着一枝新剪下的白梅，盛开的花朵旁，点缀着几个绒绒的小花苞。

一切完美得令人心寒。

仿佛娉婷已在这里住了许久，另一种更令人心寒的揣测是，仿佛娉婷要在这里，一直住下去。

何侠一早进宫去了，剩下两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儿，熟悉新环境。

娉婷就在后院，她的脸上，已没有了初六当夜月过中天时悲痛欲绝的凄然，代替的，是朦胧的悠然，仿佛笼罩着雾的山，让人瞅见一片沉甸甸的绿意，却摸不着它的轮廓。

这般古怪的悠然，让醉菊不敢太靠近她，只是静静隔着走廊上的木栏，凝视着她的背影。

她的背影仍很直，挺挺的，醉菊知道她身体里的肝肠已经寸断了，却不明白她为何还能站得那般直。

醉菊轻叹。

她无法明白的，除了白娉婷自己，又有谁能明白呢？

醉菊再三地叹。离得这么近，看得清她的脸，却看不清她的心。

隔着廊，醉菊叹得几乎又要忍不住落泪，她悄悄抬起手，抹着眼角。娉婷却在这时忽然转过头来，急切地朝醉菊招了招手。

醉菊简直愣住了。自从娉婷倒了药汁，伏地大哭后，就变成了一缕魂魄似的，不然就像个木偶，再不然，就是高深莫测地不发一言，眸子也没有焦距，这一路来，醉菊还没有见过娉婷这般有生气的动作。

虽只是招招手，也叫人一阵狂喜。

醉菊急急拐过走廊，赶到娉婷身边：“白姑娘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吩咐吗？还是想吃东西？”

娉婷摇了摇头，警觉地环视左右，看不到外人，才低声道：“在踢我呢。”苍白的脸逸出一丝微不可见的温柔笑意。

在多日的悲怆绝望后，这是醉菊看到的最美的笑。

“这么快就有动静了？”醉菊蹙眉道，“姑娘一定是弄错了，才多大啊，这个月数还未能踢呢。”

“不会错。”娉婷咬着唇，“明明动了一下。”这极微小的表情，在刹那间，让醉菊忆起曾在楚北捷怀里无理取闹的秀丽佳人。

回忆不期而至。在那个绝望的夜晚后，第一次不带着悲哀回来造访……



隐居别院中，空气中散发着梅香。红蔷常常不知跑到哪儿去。亲卫们守在各处，见面点头寒暄两句。楚漠然的表情总是淡淡的，心肠却很好，也是个细心温柔的人。厨房的大娘们每日送饭菜过来，亲切地叨叨几句，知道今天的饭白姑娘吃得香，便拿着食盒满足地离去。

楚北捷的身影在哪里，白娉婷的心就在哪里。她弹琴，他静立一旁，抬头低首时，两人眸光一旦碰上，便甜得仿佛再也分不开。

白雪为背景，如画般美。

此刻回想，醉菊才体会到隐居别院中的那段日子，何等珍贵……

纤细的指在她眼前晃了晃，醉菊才回过神：“哦……姑娘……”

“我不能留在这里。”娉婷轻轻的声音里，带着早已下定的决心。

这个孩子，绝不能让何侠知道。

但现在两人被囚禁在这里，娉婷的肚子一日一日大起来，何侠怎么可能不察觉？

“姑娘，王爷一定会很快来救你的。”话刚出口，醉菊已经后悔了。

娉婷的表情，仿佛冬日河流上结的薄薄的冰层突然被人狠狠踩了一脚，瞬间就会裂开。

她别过脸，就势在后院中的石椅上坐了下来。低着头，让醉菊看不清她的脸色，半日才幽幽道：“醉菊，求你一事……”

醉菊深悔自己嘴快，忙低声道：“醉菊错了，以后再不对姑娘提那个人。”

娉婷这才抬头瞅她，许久，向醉菊缓缓伸出手。

醉菊一把握住，跪了下来，仰头道：“姑娘什么都不必说了，醉菊明白的。”

两只白皙纤弱的手握在一起，越握越紧。

雪纷飞，花坠泪。

越怕伤心，越被人伤心。

凤桐古琴已毁，曾被大掌暖暖抚摸的青丝今日再无余温。

你仍是天地心志强弩宝刀，我已非雪月魂魄红颜纤手。

过了中天的月，将入骨相思碾成飞灰。

“总有一日，你会知道什么是锥心之痛。”

已知道了。

痛过一次，便知道了。

痛得并非全无结果，至少腹中多了一条小小生命。这单薄身躯内，心碎了一颗，仍有一颗。

那一颗心虽小，也许还尚未成形，但已跳得如此剧烈，没人能遏制它的生机。

“不管怎样，先要保住孩子。”醉菊轻声道，“姑娘一路上颠簸，又忧郁伤心，

现在一定要放开心怀，好好吃饭睡觉。我要弄些补胎的药汤才行。”

“万万不可。”娉婷反对道，“何侠也精通医理，只要知道你弄这些东西，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当前最紧要的，是想法子逃出去。”

醉菊眼睛一亮：“姑娘已经想到法子了？”

娉婷蹙着眉，轻轻摇头：“何侠不是寻常人物，要从他这里下手，实在不容易……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一定要想到办法。”娉婷眸光流转，焦点忽然定在手边的石桌上。

石桌的边缘，刻着三个小小的篆体字——驸马府。

驸马府。云常驸马。

何侠在云常的兵权，皆来自这“驸马”二字。

娉婷细细瞅那三个篆体字，紧蹙的眉头缓缓松开，舒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知那云常公主，是怎样的一个人……”

云常的公主，听说闺名为“耀天”。

灿若春花，端庄美丽。

昔日年纪还小，与少爷一道读书，偶尔先生有事外出，他们便想法子出去串门。去的若是何肃王子府，常会遇上各位王族子弟谈笑闲聊。偶尔说起云常王族的风流韵事，便是两字评价——可怜。

听说那云常王宫内，美人数目是四国王宫中最少的。大王和王后是不能随意亲热的。偌大王宫，唯一可以同寝的地方，是王后的私人宫殿，一旦出了这小小蜜窝，再亲昵也要正襟危坐，分处两旁。

“可怜可怜，怪不得云常大王膝下只有一女。”

“这样抑着，能有一个就算不错了。”

这一众刚刚懂点人事的贵族子弟们言辞无忌，啧啧感叹，想到自己身在风俗开放的归乐，郎情妾意，只要水到即可渠成，大叫幸运。

“公主也是命苦。我们归乐，公主出嫁都住在驸马府里，夫妻天天腻在一起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云常就不同，公主出嫁后，却仍要住在王宫，只有要行那风花雪月的事时，才通知驸马，说好哪一夜过去。”

“哈！那一个月几次，不全都让外面的人知道了？只看公主的马车来了几次就行。”

娉婷站在少爷身后，听他们肆无忌惮，早羞不可抑，拉着阳凤，自行到院子里找株翠绿的垂柳，选了大石坐下，聊女儿家的心事。

前事不可追，回首看去，物是人非。

娉婷无奈，只能看眼前。当初谈笑着云常王族可怜的少爷，已是这云常驸马府的主人。

只是这来自归乐的驸马，和深在宫中的云常公主，到底夫妻恩义如何？

领兵至边境，再潜入东林，兵围隐居别院，带着战利品归来……如此算来，何侠已经离开公主多日。

夫妻小别，远胜新婚。

相思否？

若是那人，离了一天再回来，便像隔了一世未见似的，豪取强夺，教人整夜不得安生，求饶了还要连连索吻。

那人……

心猛地一疼，像带倒钩的箭早嵌了进去，如今被人不留神扯了一下。娉婷蓦然惊觉，用指甲暗暗狠掐嫩得出水的肌肤。

不要想。

不许想。

再也不想！

深深呼吸，将思绪逼着迫着，转回那“驸马府”三字上。

何侠取得兵权并没多久，要牢固自己的地位，一定会哄好娇妻。这位在归乐的政治争斗中失去家园，吃够苦头的小敬安王，不会不明白云常公主的支持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。

何侠会使尽浑身招数，让公主殿下俯首称臣。

回到都城，精神舒畅的第一晚，不是最应该用在柔情蜜意上，垂幔床榻处吗？

娉婷沉思良久，转头看向醉菊：“何侠今日一早出门，是进宫见公主吗？”

“他沐浴过后，悉心打扮了一番才出门，应该是去见公主。”醉菊想了想，“当然要急着去，公主说什么也是云常的主人嘛。”

见娉婷露出思索神情，眸子流露出计定的光，又似乎还有想不通的难题，秀气的眉忽然皱起来，醉菊试探着问：“姑娘是不是想到法子了？和云常那位公主有关系？”

娉婷显然遇到难题，慢慢将头摇了两下，盯着醉菊，又是一番沉默，才启唇问道：“你有没有什么药方，可以暂时改变我的脉息，不让何侠为我把脉时知道真相？一夜就好。”

娉婷本身就精通药理，知道此事真的不易。

这药方要有效且不能伤害腹中胎儿，而且在软禁当中，醉菊要什么药材都要通

过驸马府的人，何侠怎会不起疑心？

醉菊道：“姑娘在考我的医术吗？这样的药方，别说我，就是我师傅也是没有的。”

娉婷也没抱多大希望，脸色黯然，低声道：“这是最疏忽不得的关键，没有想好这步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”

醉菊的唇角却忽然勾起一抹狡黠的笑容：“药方是绝没有的，但我也没说别无他法呀。给我七根银针，保管今夜之内，何侠摸不到姑娘腕上的胎脉。”

“针灸？”娉婷眼中乍喜。

东林神医霍雨楠的拿手绝技，正是针灸。

“不过，这也只能用一次，用多了，毕竟对胎儿不好。”醉菊实话实说，“而且针灸之后，脉搏无法像平常一样平稳，会稍显紊乱。”

“这更好了！”娉婷轻轻一掌击在石桌上，黑白分明的眸子隐隐有了三分从前的光彩，压低声音道，“我正要让何侠以为我病了。”

“但是银针……”

“银针还不容易？何侠吩咐，驸马府里的人要待我如主母。”娉婷的目光悠悠转向小池对面一直探头探脑的两名侍女，“叫她们拿，敢不给吗？”

## 第三十二章

雪刚停住的时候，何侠回到了驸马府。

昨天深夜才到，今日却起个大早，进宫见了公主，又为了东林之事被众将军困在议事厅里商讨战事，纵使铁打的身子，也略有了些倦意。

往日他眼中的驸马府，金碧辉煌，却总少了点人气。今日从宫中策马归家，却对它多了一分亲近，也多了一分不愿面对的怯意。

这亲近和怯意，都是因为同一个人。

娉婷在的地方，总会染上和娉婷眸中一样的颜色，回响着和娉婷呼吸一样的节律。

她总能在不知不觉中，渗进别人的每一次呼吸，牵着别人的心，而自己却是一副毫不自知的模样。曾经，只有何侠是例外。

十五年相伴相随，何侠也能渗进娉婷的呼吸，牵着娉婷的心。他脸色不对劲，身上不舒服，兴致不好……都会引起娉婷的注意。那双聪慧的眸子轻轻转上两圈，便能猜出他的心事，于是逛园子也好，弹琴也好，说笑话也好，她总是体贴地为他排解。

有时她会劝满心不愉快的他拿起剑，舞一套敬安剑法。她也一边换了袖子特别宽大的裙子来，伴着他的剑，和着《九天》曲，跳一支轻柔妙曼的舞。

灵犀相通，堪怜身边一朵解语花。

天下间的男人，没有几人能有这般福气。

这是属于何侠的福气，曾经。

当娉婷的目光移向他处时，何侠才惊讶地发现，原来得到娉婷的关注，是如此宝贵如此满足。

原来珍贵的不是琴声低唱，动人的舞、迷人的笑，而是那一份安心的感觉。

原来天生的福气，也天生注定有失去的一天。

这些曾经属于他的福气，难道注定统统都要给了楚北捷？那个敌国的王爷；那

个设下计策假装败退，促使何肃向敬安王府动手的镇北王；那个留下离魂宝剑，从此让娉婷怅然若失的男人。

踏上台阶的脚步有些迟缓。

眼前的门槛真高，这是他驸马府的门槛，似乎再高一点，就能把门洞挡起来，让里面变成一座结结实实的监狱。

他自愿跨进来的，但不等于愿意在里面待上一辈子。

何侠低头，看自己掌中被剑磨出的茧子。他的手，有力而灵巧，知道怎么巧妙地挑砍穿刺，为自己赢取胜利。

四国已乱。

乱世，就是英雄的乐园。

他是天生的将才，敬安王府的出身，更给了他居高临下观测时局的本钱。他天生，该是这攘攘众生最顶端的一个。

但另一个人也有这般雄厚的本钱。楚北捷，也有尊贵的出身，也能文能武，也有治国的才干，也有领兵的谋略勇猛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也有使人臣服的气势和风度。

何侠和他，就像归乐的两琴——阳凤与白娉婷，一生之中，总要被连在一起的名字。

阳凤和娉婷从小是好友。

他们两人，却注定是敌人。

娉婷已经回来了，楚北捷得不到她。就像无法拥有娉婷一样，楚北捷也永远不会得到这个天下。

何侠的眼中，射出毅然之色，昂首举步，跨过驸马府高高的门槛。

匆匆过了前厅，绕过小池的回廊，忽然在石屏风后站住了脚。何侠注视着小亭里的身影。

亭中有石桌。古琴置于上，香在一旁默默燃着。

娉婷坐在古琴前，无声地抚摸着琴头，仿佛她要把曾经沾染过此琴的任何一丝污迹，统统细致地抹去。

看到这一幕，何侠才深深地想起，他已经很久不曾听娉婷弹琴。

他总是坐得最近，看着美得无法形容的十指衬着古朴的琴，听着被拨动得战栗的弦吐出美妙的音，向空中跃去。连浮云，也惊艳得不忍离去。

娉婷的琴声，竟已有那么久没有听到了。

他不敢惊动娉婷，静静站在石屏后，期待熟悉的琴声响起。那会安抚他疲倦的心，指引家乡的方向。

娉婷却似乎无意弹琴，她只是低头，用指尖反复摩挲着古琴。若有所失的目光，

停在细细的弦上。

香优雅地燃着，暗红色的点，渐渐降到低处，使劲地闪烁几下，终于熄灭了。

“为何不弹？”何侠从石屏后走了出来，踩着雪地上蜿蜒的青砖石块，停在亭前。娉婷恍若未闻，仍怔怔瞅着那琴。

“这琴是我特意遣人从归乐买回来的，喜欢吗？”

再好言相问，也得不到响应。自从上了马车之后，娉婷就再没有开口和他说过一个字。

她的人回来了，她的心却忘在了东林。

好一会儿，何侠叹了一口气：“晚饭想吃点什么，尽管吩咐厨房。这府里有两个归乐厨子，最会做蒜香肘子和泥蓉酱瓜。”说完便打算回房歇息片刻，可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低声说了一句，“好久没听见你的琴声了。”然后转头要走。

“我也……好久没有看少爷在雪中舞剑了。”

几乎微不可闻的声音，从他身后传来。

何侠惊讶地转身，眼中闪烁着欣喜，低声问：“想看吗？”

娉婷却别过目光，幽幽叹了一声：“少爷不累吗？昨夜才回来，一早就出去了。”

何侠动情地凝视着她，露出一个宠溺的微笑：“有你看着，怎么会累？”

剑，温柔地出鞘。身形，快若奔雷。

如蛟龙入水，酣畅自在，又如古藤虬干曲枝，变幻莫测。

剑锋处行云流水，气贯长虹。

娉婷倚亭而坐，默默看着。

她的目光如烟似水，柔柔一瞅，何侠再多疲累也尽化乌有。

何侠持剑腾空飞跃，转眸处，与娉婷的目光对个正着。

一瞬间，安逸的敬安王府仿佛又回到了眼前。

一切都没有改变。爹娘仍在，家园仍在，他曾经努力保护和为之自豪的一切，都在。

傲气年华，风花雪月，不曾消逝。

何侠剑走偏锋，使尽浑身招数，要留住在他心中烙下重重印记的昔日。

寒寒北风挡不住豪气顿生。何侠一剑舞毕，大汗淋漓，潇洒举袖往额上一擦，笑道：“再来！”

剑锋斜斜向下一挑，蓦然一顿，身形已变，如龙欲飞天，蓄势待发。正是娉婷往日最爱看的敬安剑法。

铮！

剑如蛟龙游走四方，一声激越琴音不期而至，催发剑势。

何侠心中大为振奋，一招一式毫无停滞，劲腰骤转，剑势再变。琴音更强，宛若龙吟，更加高亢。

剑舞琴挑，竟配合得丝丝入扣，毫无瑕疵。

整套敬安剑法从容舞来，娉婷指下一曲《九天》亦已尽。

最后一招剑锋凝定，琴声随之戛然而止。

两双深邃的目光，在半空中撞个正着，熟悉而复杂的感觉，汹涌而至。

娉婷，娉婷，你和我一样，不曾忘记过去。

你的心里仍有敬安王府，仍有小敬安王！

除了楚北捷，仍有其他能在你心田容身，对不对？

仍有的！

白茫茫的天地，骤然寂静无声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半空中相对的目光才缓缓分开，娉婷眸光转动，移向何侠身后某处，柔和地定住。

何侠若有所觉，缓缓回头。

一道优雅庄丽的身影，跳入眼帘。

耀天公主身着隆重华丽的紫色长裙，一袭纯白色貂毛坎肩披于肩上。头戴式样复杂烦琐的珍珠凤冠，脖子上紧贴一串琉璃色宝石项链。

樱桃红唇，灿星亮眸。

身后八名侍女低头敛眉，伺候一旁。

见何侠回头，耀天公主雍容一笑，赞道：“第一次看驸马雪中舞剑呢。”目光一转，移向何侠身后，柔声道，“归乐双琴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白姑娘，久仰。”

“公主殿下。”娉婷玉手离了琴，缓缓站起，隔着亭子，向假山后的耀天公主遥遥行了一礼。

何侠脸色变了变，一瞬后微笑起来：“公主什么时候来的？”收了剑，走到耀天公主身边，探了探她的手，“这么冷，为何不叫我一声，却在雪地里站着？”

“雪中剑舞琴鸣，难得的美景，看得人心神迷醉，怎么舍得打断？”耀天公主柔顺地让何侠牵了手。

一起进了厅里坐下。侍女们端上热茶。三人各怀心事，低头品茶，看着茶碗中热气袅袅，一时都无言。

耀天公主身份最尊，自然坐于厅中主位。偏头打量了坐在身旁的娉婷半晌，忽然笑道：“白姑娘刚刚弹的曲子真好听，不知曲名是什么？”

娉婷放了茶碗，不卑不亢答道：“曲名《九天》。”

“《九天》……”耀天公主沉吟，仿佛咀嚼了这个名字一番，点头道，“曲好，



名字也好。”

“公主夸奖了。”

“可以再弹一次吗？”

何侠刚巧放下茶碗，未等娉婷回答，关切地问：“公主用了晚膳没有？知道公主要来，我特地吩咐了厨子们准备归乐的点心。上次公主吃了一块，不是一直说还想尝尝吗？”

举掌击了两下，唤了一名侍女上来，吩咐道：“快去，将准备好的点心都端上来，还有我带回来的酒，也送一壶上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点心和美酒都送了上来。点心确实是出自归乐大厨之手，热气腾腾，上面雕着各色灵巧讨喜的小花。每一小碟里玲珑地摆着五个点心，每个顶上级着不同的颜色，表示里面的馅也是不同的。

何侠屏退侍女们，亲自为耀天公主倒了一杯酒，送到她唇边。耀天公主瞅他一眼，目光在看不出表情的娉婷脸上稍停，乖乖仰头喝了何侠送上的酒，又用了两件点心，不再作声，脸色平静。

“娉婷，你也尝一个吧。”何侠看向娉婷。

娉婷手边的桌子上也有三四个小碟。她低头看了看，摇头道：“我不吃苹果馅的点心，少爷都忘了。”

“我当然记得。”何侠道，“你没看见点心上面点着胡萝卜丝吗？苹果馅都换成了胡萝卜馅，掺了蜂蜜在里面。”

娉婷用指头捏起一个，从中间掰开了，里面果然是胡萝卜馅，混着蜂蜜的香甜，娉婷试探着放了一点进嘴，眼睛一亮：“比以前的味道更好些，你还放了什么进去？”

何侠瞥耀天公主一眼，轻描淡写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用了新鲜的冬蜜。云常都城附近的雪山上有一种不怕冷的蜜蜂。”

有着家乡味道的点心出奇可口，娉婷尝了一点，竟似乎被勾起了食欲，碟中的点心每个只有指头大，经看不经吃，她一口气便将五个都斯文地吃进肚子，还意犹未尽般向何侠手边桌上的点心瞅去。

“只有你那一碟是胡萝卜馅。我们这几碟都不是。早知道你喜欢，该叫厨子多做一点预备着。”何侠的目光朝正中的耀天公主一扫，殷勤地问，“上次厨子们做的点心公主说喜欢，所以今天为公主准备的还是那几种馅。公主要不要也尝尝胡萝卜馅？”

耀天公主脸色淡淡地笑了笑：“我喜欢苹果馅。”伸手去取桌上的酒壶。

何侠欲帮她斟，已晚了一步。

娉婷执了酒壶，款款为耀天公主倒了一杯酒，忽然露出一个亲切到极点的微笑，